

2026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长沙晚报橘洲副刊推出特别策划——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三十九载守护历史、守望和平的动人故事，重温八路军南下支队浴血进长沙的抗日史实，并刊发纪念抗战胜利主题诗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在回望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八路军南下支队到长沙

吉建良

1944年至1946年，由湖南浏阳人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华南敌后，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北返，辗转两万余里，途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战斗300余次，突破封锁线100多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毛泽东称赞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在8个月之内，丧失了豫湘桂等省大片国土，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正蓬勃发展。毛泽东精辟指出，国际国内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力量 and 人民革命力量的方向急剧倾斜，开始掌画“向南发展”的宏图：即向日军兵力相对空虚、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华南地区，以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连接华南抗日武装，为未来战略打下基础。

1944年9月，中央正式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以南泥湾大生产闻名于世的八路军359旅主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

11月10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驰骋豫中，南渡长江，进军鄂南，于1945年3月进入湖南。南下支队入湘后，为了适应湖南抗战形势的需要和扩大政治影响，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4月，南下支队派第六支队副政委罗振坤到浏阳开展工作，恢复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浏阳有400多名青年参军。

7月下旬，南下支队从平江县进入长沙县福临、北山、霞凝等地，抵铜官（今属望城）一带。铜官地下党一方面协助南下支队筹集船只，一方面疏通在当地活动的游杂部队，让出通道。南下支队分为二路，在铜官至丁字湾一线，击溃伪军和国民党游击武装的阻击，准备渡过湘江。南下支队渡湘江途经洪家洲时，洲上纳凉的村民看到这么多扛枪的士兵，开始感到很害怕，王首道走到老乡中间，告诉大家：“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是来打日本鬼子的，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十多年前还在铜官窑上做过事哩！”听闻此言，又见官兵秩序井然，秋毫无犯，村民疑虑顿消，纷纷端出茶水食物犒劳战士们。

南下支队进入长沙河西地区后，王震、王首道听取了长沙河西工作情况的汇报，并指示要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扩大游击队伍，有力打击敌人。

南下支队随后进入宁乡道林一带，遭到30多名地方武装的阻击。南下支队先遣部队对其采取围而不打的方式，将其全部缴械，押至司令部，以礼相待，枪弹奉还，劝其枪口对外，与共产党、八路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王震、王首道等还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战大好形势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宁乡地方组织在南下支队进入宁乡道林以后，积极组织为南下支队供给粮食、草鞋，并为之张贴布告。王首道派人赠给宁乡大量宣传品，包括宁乡人谢觉哉在延安作《闻日寇窜宁乡》词两首。两首词后来在宁乡被辗转抄录，成了宁乡人民坚持抗日、努力杀敌的精神力量。八路军南下支队自1945年4月进入长沙地区，7月下旬离开宁乡继续南下艰苦转战，有力打击了日伪军在长沙的侵略气焰，又一次宣传和发动了人民群众，帮助和恢复发展了中共长沙地方组织，促进了长沙地区的抗日斗争和人民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单位：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庆祝建党105周年 伟大历程伟大成就·长沙印记

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协办

图虫 供图

守望者

（报告文学）
蒋文智

胜利日，我也来芷江受降
如今风轻云淡，心情仍然
欣喜而沉重
从单膝跪地射击，
到挺直腰杆站起来
整整花费14年——
这个14比81，要漫长得多

“一寸山河一寸血”
几帧纪录镜头，影影绰绰
似有不可承受之轻
与抗战的不可承受之重
恰成思想的双翼
鼓动如我者的后来人，追逐
一片片乌云
化作天地间的一道彩虹
连接前世今生

350万牺牲的中国军民
筑成的长城
比万里长城更长
而且还在不断地延伸
竟在未来之路
因历史格外悠久
苦难过于深重，用鲜血
反复丈量过的土地
苍松与翠柏
总是绷直身子
站成口令响起的
惊叹号！

缓步穿过受降纪念馆
可以风雨如晦
也可以阳光灿烂
中国凯旋门：上端形如山字
底下四柱三拱
意味着什么？
后来访问者的心头，也许
会挂上自己的问号
江山无限早给出了答案
酒入豪肠，那洗不灭的万古愁
永远是一个人的
家国情怀

“目前来讲，我们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抗战专题纪念园区，馆藏文物上万件，也为和平名城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自豪地说。纪念馆所在的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2021年2月3日跻身为全球第307座国际和平城市，2026年1月26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回想起这些荣誉的背后，凝聚着多少心血啊！吴建宏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家国仇恨扎根“拓荒”

1987年冬，21岁的吴建宏从县水泥厂调出，选定了县文物管理所管理的牌坊（即“受降纪念馆”前身）。这是个新建不到两年的新机构，莫说这个单位条件不好，上班距离县城还有7里之遥。

原来，他从小就听父亲说，他们原籍江西新干。为躲避日军入侵，13岁的父亲便跟着祖母背井离乡，一路乞讨来到芷江。芷江因有盟军机场，成为日军重点轰炸目标。每逢空袭警报响起，他奶奶就带着家人四处躲避，常年过着担惊受怕日子，最终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当时家中一贫如洗，连一口薄棺都置办不起，全靠邻里凑钱、钉制木板，得以草草安葬。国难家仇，深深刻在了吴建宏脑子里，最终作出了这样的抉择。

初到牌坊，条件艰苦远超人们想象。办公室是一间漏风的旧木屋，堆着锄头、畚箕，梁上蜘蛛结网。唯一的“电器”，是一盏光线昏暗、闪烁不定的15瓦灯泡，连看书都十分费力。当时全馆仅3名工作人员，没有食堂，吴建宏得从家里带来饭菜，或在土灶的烟火火爆中生火做饭。

这里的日常工作，就是掏粪、植树、从垃圾废料中筛出细土培育花木。日复一日的劳作，他双手布满厚茧，也适应了艰苦环境。因为条件艰苦，相恋的女友顶不住家人反对分手。即便遭遇事业、感情的双重压力，吴建宏也从未动摇过。

劳作之余，寂静夜晚，就着昏暗灯光，他研读芷江抗战、湘西会战、芷江受降相关资料，一点点梳理历史脉络，为后续场馆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征集文物还原“受降”

进馆之初，一套老旧受降桌椅、二十余张黑白老照片，就是展陈资料。吴建宏一心想扩充馆藏。

每当抗战老兵、受降将领后裔、文史爱好者前来参观，他都会全程陪同讲解，留下每位访客的联系方式。在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逢年过节他都会手写书信、贺卡，主动联系海内外抗战亲历者及其后人，告知纪念馆的发展情况。

他的赤诚之心打动了无数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投身抗战的萧毅肃将军，其后人专程从台湾来到芷江，捐赠将军的中将领章、办公钢笔、受降文件复印件等400余件珍贵遗物。此后，何应钦、冷欣、白崇禧等抗战亲历者后裔也纷纷响应，主动捐献先辈抗战遗物。数十年间，吴建宏还自掏资金，将奔走全国各地收购的100多件抗战文物，无偿捐献纪念馆。

1993年，他偶然征集到一张民国时期重庆放映芷江受降纪录片的

海报。之前，他就觉得馆内只有芷江受降的照片，缺少动态影像，无法完整还原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为圆梦，他开启了漫长的寻证之旅。他七次赴台，走访各地档案馆、军史馆，寻访亲历者后人；走遍国内各大文史机构，穷尽所有线索，始终一无所获。2006年，他远赴美国，也是无功而返。这时，芷江籍旅美画家钱德湘夫妇主动伸出援手，自费奔走美国各大馆藏机构，依旧无果。

一次整理飞虎队老兵回忆录时，吴建宏发现美方史料中，芷江采用粤语发音标注，而非现代汉语。他立刻联系钱德湘夫妇，终于在2013年成功找到1945年8月21日芷江受降的完整原始胶片。清晰记录受降全程的20多分钟影像，于2014年7月7日首次向全球公开，引起轰动。如今，纪念馆馆藏文物已达上万件，其中鉴定过的一、二、三级珍贵文物超300件，极大地丰富了抗战历史的实物佐证。

建馆架设和平“桥梁”

21世纪初，担任馆长的吴建宏在接待抗战老兵时，就有老兵质疑1985年修复的受降纪念坊与原貌不符。询问老馆长才知，当年修复仅靠半张残缺照片、村民回忆和旧址基础修缮，导致出现差错。

吴建宏深知，受降纪念坊是承载民族荣光的精神丰碑，绝不能带着瑕疵留存后世。为还原历史，他全力寻访原始资料，辗转海峡两岸、远赴欧美建档求证，数次奔波无获，始终未放弃。2007年，文史爱好者在县公安局尘封档案里，找到了1947年受降纪念坊落成的完整正反面照片，后来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经国家文物专家精准测算，2010年国家专项拨款对纪念坊进行了第三次修复。恢复了1947年的原始形制、12副名人题词楹联和223字铭文，完整再现了这座血色丰碑的初建原貌。

吴建宏还致力于传承中美军民并肩抗敌的跨国情谊。2002年，他在档案馆查到一张1938年芷江机场扩建的老照片。当时，是1.9万余名民工日夜奋战，修筑起这座为中美空军联合抗击日军奠定基础的重要机场。为此，筹建飞虎队纪念馆的想法也萌芽。

机场隶属部队管辖，建馆审批难度极大。他没有退缩，带着史料、老照片和民众请愿书远赴广州，向有关方面陈述芷江机场的抗战价值、民工的牺牲精神和中美并肩作战的深厚情谊，经依法依规报批，最终获批筹建场馆土地。2005年，国内首家飞虎队专题纪念馆落成，海内外爱心人士累计捐赠文物2000余件。

如今，飞虎队纪念馆成为中美和平交流的重要窗口，六届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相继举办，百余位飞虎队老兵及亲属重返芷江追忆往昔。2025年，场馆完成提质升级，依托这段珍贵的跨国抗战情谊，芷江持续对接国际友好城市、共建友谊校园，让和平火种代代相传。

吴建宏默默奉献三十九载。得益于党和国家对抗战历史的高度重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持续支持下，纪念馆从最初的小型展馆，发展为占地400余亩、“一园三馆”的国家级抗战纪念园区，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先后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吴建宏也获评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可以说，他用半生执念守护民族记忆，让苦难历史沉淀为和平力量，让和平之花绽放在芷江这片英雄热土上。

胜利日（二首）

刘起伦

忆起电影《红高粱》一个镜头

这是宿命吗？
是宿命！
满山遍野的高粱熟了
这些头顶红缨子的草莽英雄
终究要倒在秋风的利刃下
把自己灵魂交给时间与烈火

这是宿命吗？
不，不是宿命，也决不认命！
当他痛饮一碗高粱烧
那埋伏在幽暗隧道里的不死呐喊
又揭竿而起。他双颊红旗招展
眸子里辽阔的风景如画
落日的原野不是幻影，是真实的火焰

不管地狱还是天堂
都在九儿斟满的粗陶酒碗里了
是汉子，就一口吞下这个风暴
那一刻，夕阳真挚如诗、如血
那一刻，潜伏在他身体里的
大大小小的河流
与流过这片饱经沧桑土地上的黄河
齐声咆哮

哦，看啦！
他抱着点燃的酒瓮
冲向鬼子的战车
那在春天伴迎亲大花轿
吹奏出欢快小调的铜呐呐，此刻
金属的嗓子在冒烟
发出嘹亮的怒吼——
以命相搏的人，路准必死的节奏
冲上去，冲上去
那一刻，死亡将他眸子照亮
死亡将他本人照亮
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复活了。你发现
群山静穆。但每一座
都高昂着不屈的头颅

十年前，我采访一个抗战老兵

对象：92岁高龄抗战老兵
地点：鲁西南一所乡下院子
不远处有一座苹果园
时间：金秋十月某个阳光充足的下午

那一刻，江山静美
万物各安其序，人们在享用这天赐之福之前，我反复询问过自己：
祖国天平上，军人是怎样一个砝码

我们面对面坐着。老兵苍老的面庞
沟壑纵横，像打游击时翻越过的崇山峻岭
眼里蓄满历史的风雨云烟
老人说话少，多用点头或摇头回应我
更多时间是深深沉默
像中国任何一座山上的石头

群山亦静穆
地平线被沉默推得那么远。
看得出来
老兵胸膛炽烈的岩浆早凝结成琥珀
同样能知道，提起往事
他脑海里旌旗猎猎，铁血激荡
有一支旋律响起
由远及近

我想多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战斗细节
又怕触碰他心中的隐痛
提问时我字斟句酌
像入伍之初，握紧那支心爱的
81-1式步枪进行射击练习
枪口欲言又止

迟暮之年，最宁静的快乐
莫过于秋风庭院
树下，一把空着的旧藤椅
等待回忆坐上去
如今，每一个秋日，都那么圆满
像挂在枝头的一枚苹果
阳光将果皮轻轻擦红，其内部
蓄满岁月苦难酿成的醇酒

“不要忘记，一寸山河一寸血！”
老兵话少，但来访中
这句话他前后重复过三次！

离开时，已近黄昏
月亮从东山升起，是一轮真诚的满月
月光多么通透
什么都在眼里，什么都不说

关于那场战争
中华民族有太过沉重的教训
我们可以摒弃仇恨
但必须永远铭记
离别，我向老兵恭恭敬敬行了军礼
更是向苍茫的历史致敬

——兼——相学会

8版

长沙晚报

2026年9月3日 星期四

橘洲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提到岳麓山的树木，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枫香、香樟和银杏。尤其是到了深秋，它们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强烈：“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殊不知，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小众之树，不仅稀缺而且异常珍贵，给麓山森林平添了一抹神秘色彩。

百年老桂，麓山仅存的一棵。盘踞在爱晚亭下的曲涧鸣泉旁，虽不高大但虬枝写意；貌不出众，却是一身饱经风霜的傲骨。四遭古樟、古枫等树重重叠叠，唯独百年老桂，以自己独特魅力吸引四方游客。八月桂花遍地香。秋天满树金桂，黄灿灿的，比公园桂花气质更加高贵迷人。“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百年之香，浓郁、醇厚，在整个山谷弥漫开来，久久不散，直抵人的五脏六腑。游客直呼好香好香，令人陶醉不已！

离开百年老桂沿放鹤亭拾级而上，过隋舍利塔，左侧峡谷间，一株水杉在树丛中悄然伫立。它身形修长端正，挺拔凌霄，枝干干净疏朗，不染繁冗。作为珍稀的远古活化石，它立在葱茏山谷之间，如静默伫立的守护卫士，清峻挺拔，风骨卓然，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沿着大道一路向上，靠右手边的丛林里，我终于找到了那株全球唯一的杂交树种——苦槠钩桲。它没有挂牌，身形不高，树态苍老，顶部略显干枯，枝干大半与枫香相拥缠绕，极不显眼。它的叶形独具气韵，自成一格，在满山绿意里悄悄显出独有的特质。它没有枫香的盛名，没有香樟的伟岸，甚至显得低矮朴素，却丝毫不减生命的倔强与韧性。于幽谷深林，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以稀缺的身姿，丰盈着麓山的草木谱系。

麓山有嘉木

谭纯武

麓山寺里的古树，在森林中更显高大繁茂，树种也极为丰富。清静幽谧的古寺，滋养出蓬勃生机。院内耸立着两株二三十米高的巨树：翅荚香槐与飞蛾桲。一树老皮皴皱，纹理层层叠叠顺着枝干向上铺展，古意苍然；一树皮面洁净温润，斑驳白点错落排布，宛如斑马纹路，别致清雅。两棵古木朝夕伫立，听寺中梵音、承山间香火，彼此相伴，与古寺岁月相融，静静守着一山流年。

从麓山寺后门出来，与白鹤泉相望的溪水边，一株百年黄山栎从草木间艰难探出枝干。几缕藤蔓缠绕缠绕、攀附其上，几乎将它的身姿掩去，若不细看树牌，极易被路人忽略。它身旁依偎着一株小巧的无患子，两树比邻溪畔，朝夕相伴，静默相守。半夏的山间，并非栎树结果，而是旁边另一株不知名的小树，悄然缀满一树金黄小果，亮眼动人。我久久伫立凝望，看着藤蔓与栎树相依相生的模样，忍不住思索：是纠缠侵蚀，还是彼此成全？数十载安然共生，便是山林最温柔的答案。

桫欏石楠也是岳麓山上稀有的树种，散落在清风峡附近一带，寥寥几棵。但我更推崇古寺朱墙之外的那棵高大的桫欏石楠。一条小溪清澈见底，傍着朱墙的青石板路遮天蔽日，清凉沁人。桫欏石楠叶厚油绿，边缘带着细刺，一年四季都是鲜活的绿。等到秋冬，枝上挂满一串一串鲜红的果子，远远看去，好似满树悬挂着小灯笼。路过的小孩子欢喜雀跃，大呼小叫，嚷着要大人去摘取，比起山中其他名木，它素来低调。可青石、流水、古寺，全都陪着这棵古树，站在这里已许多年，经过此地时游人都会仰头观看一阵，惊叹于它的粗大、古老，嚼味它那带几分禅意的树名。

在我笔下描述的这些稀缺之树，不是网红名木，隐于山林，少人问津，却扎根此地数百载。如同世间那些默默坚守、不慕喧嚣的人——不求声名远扬，只守一方水土，以各自姿态活成独有的模样。

它们都是大山的孩子，共同簇拥成一片完整森林，不该被轻忽和冷落。来岳麓山做一次深度漫游，不妨特意寻一寻它们吧，或是静静欣赏，或是默然沉思。群山以林木为衣，长久护佑着长沙城的烟火日常。我写下《麓山有嘉木》，不过是想记录下这些藏在山路旁、树林里的并不多见的寻常嘉木，记住麓山山林里，每一种平凡又倔强的生长。

大美长沙